

文史资料选辑

第七十六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目 录

镇南关起义回忆录	梁烈亚(1)
孙中山先生在檀香山	温雄飞(15)
我所知道的马来亚同盟会	沈太闲(25)
辛亥革命时期上海中华银行的资料	沈芸荪(36)
回忆家兄唐才常	唐才质(51)
“九一八”沈阳事变前后	何柱国(57)
“九一八”之夜	杨安铭(62)
“九一八”长春、吉林沦陷片断	马树棠(66)
中村事件始末	关玉衡(70)
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前后经过	吴秀峰(83)
吴景濂同国联调查团在天津会晤的内幕	佚名(100)
日本关东军对国联调查团进行间谍活动	富永顺太郎(110)
参加“提倡国货”工作二十二年的回忆	王性尧(112)
记我父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狱	杨 濬(130)
袁世凯丧葬琐记	萧景泉(150)
 质疑·补充·订正	(168)

对《戴笠其人》的补充订正·····	盛里予(168)
对第三十七辑《CC的扩张活动》的补充订正·····	袁第锐(169)
对第五十七辑《抗日战争期间的皖南事变史料》的 订正·····	邵之枢(171)
对第六十五辑《京沪地区蒋军的江防守备及崩溃 实况》的订正·····	张 藩(171)
对第六十八辑《从抗日胜利到全国解放的刘鸿生》 的订正·····	陈昌吉(172)
对第六十八辑《抗战期间刘氏企业迁川经过》的订 正·····	刘公诚(173)
对第六十八辑《北平和平解放回忆录》的订正·····	邓世通(174)

镇南关起义回忆录

梁烈亚

一九〇七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子时光景,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,一批革命党人,其中并有越南、菲律宾、印度、印尼、日本、法国籍的党人以及爱国华侨,由越南边境疾进国境之险要关隘镇南关,占领了镇北、镇中、镇南三个重要的国防要塞炮台,举行起义。这就是震动中外有名的镇南关起义。

孙中山先生翌日酉时左右,也由越南河内来到镇北炮台。这是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历次起义中亲历战地的一次。我那时在做交通联络的通讯工作,这天适在镇北台上,因获与许多其他同志一起见了孙中山先生。现将在此役中的所见所闻写出来,供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参考。如有遗漏差错,希望有参加此役者匡正。

起义前革命党人在各方面的活动

一九〇三年冬季,清朝的两广总督岑春煊因与广西督军苏元春有隙,借故奏革苏官。苏所统率之部队,如毅新营、熙字营、镇南营,一概拨归陆荣廷,与原有的建字营合编为荣字十个营队(约四千人左右),统由陆统带。这十个营队仍分别驻扎在凭祥、镇南关、水口关、平而关一带的边防要地。

在苏元春的营队里,当时还有一些官兵曾参与一八八二年抗法之役。他们对清政府向法帝乞和,签订屈辱条约,本甚愤慨,这次

又因苏元春撤职充军，更感不满。

一九〇七年，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，偕胡汉民、汪精卫、黎仲实等去新加坡，转越南西贡（汪精卫留东新岛），再到河内（黄兴随后也到），特设机关于甘必大街六十一号。他嘱华侨党人杨寿彭、黄隆生、刘岐山等开设日新茶楼，与海防之如意酒楼及云田书塾，分别同义安、南定各地华侨革命党人来往，并作为通讯联络机关。通过党人的活动，革命队伍日益发展，有不少清军官兵参加同盟会。如苏元春的旧部毅新营管带梁蓝泉，刘永福的旧部队长梁亚珠（广西南宁杨美村人，抗清勇猛，屡受重伤不死，头颈都有伤疤，故号称疤颈梁。他与越南抗法的爱国游击首领黄花标友善），冯子材的旧部何伍，以及在龙济光边防军任哨官的韦云卿（南宁人，壮族，后来又参加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成仁，为七十二烈士之一），分别由党人王和顺、关仁甫、梁植堂、曾汝景、黄明堂之介绍，加入同盟会，并先后谒见了孙中山先生。

那时，陆荣廷已得岑春煊提拔，奏升为左江镇总兵，兼荣字营统领。陆的统领部设在凭祥。帮统陈炳焜驻在镇南关附近的隘口。陈的直属部队帮带黄福廷的营本部设在镇南关。黄的直属部队的哨官李福南（绰号李矮仔）和姚子安的队伍则驻扎在镇北、镇中、镇南等的险要炮台。当时每营辖有五个哨（中、前、后、左、右），每哨约八十余人。

曾汝景，广西靖西人，壮族，陆荣廷“反骨”投清时，驻扎过靖西，曾、陆二人由此相识。后曾氏留学日本习法政，由其同学马同（即马君武，与曾在桂林体用学堂同窗）和邓家彦两人介绍，谒见孙中山先生，参加了同盟会。曾汝景毕业回国，受庄蕴宽之聘任龙州法政学堂监督，暗中奉孙中山先生之命，宣传革命，招集同志。他又重新与陆荣廷秘密往来，策动陆氏反清，在镇南关、龙州一带驱走龙济光，共图大事。陆答以龙济光所部驻龙州之兵力甚厚，不易动手；如在镇南关起义，愿作响应。曾氏尝据此以报告孙中山先生。后来曾氏在法政学堂的言语行动，为龙所注意，龙氏将有所图，庄蕴

宽将此项消息转告曾氏，曾遂辞职，潜到河内。

关仁甫与李佑卿二人跟驻扎镇南关的黄福廷有旧，遂由越南入关与黄联系。黄一口答应：如革命军在龙州起义，当即行归附。关仁甫又一人秘密赴龙州运动边防军统领的总教官易世隆。龙州厅衙里的幕僚陈晓峰，担任游说驻龙州的军队，作为起义之内应。不幸易、陈二同志竟被敌探捕杀，成了镇南关起义前之烈士。关仁甫闻风避返越南，途中遇着法帝之巡逻兵，疑其是越南返法的革命党员（越南光复会会员），押返监狱，后得华侨联保，才获释放。

农士达，广西宁明州人，壮族，广东广雅书院学生，又在广东将弁学堂毕业，回到龙州，任广西边防军教导团的教官，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进行龙州起义活动。他升任学兵营管带后，时常用壮族语暗与学兵谈革命（学兵多数是壮族），被龙济光发觉，予以免职，不许逗留龙州，乃入越南参加革命。

孙中山先生策动军人革命之计划，一向注意在下级官兵中争取同情者，以便一旦发动，作为战斗的主要力量。当时驻守镇南关最险要、最坚固的镇北、镇中、镇南三个炮台的哨官李福南和姚子安，都是梁蓝泉、梁亚珠的旧部，下级官兵亦是两梁昔日的队伍。李佑卿也与李、姚所部军官多数相识，孙中山先生遂令两梁与李佑卿一起入关，同他们秘密商议。李福南因早具反清反帝之志向，即欣然加入同盟会。守台的官兵亦踊跃随从，誓同生死，只有姚子安态度暧昧，故不与联系，但其部下则已秘密与革命军结盟了。

孙中山先生接到这个消息，非常兴奋，亲到文登、文渊交给两梁、李佑卿、黄明堂等一宗款项，嘱先发给守台官兵每名二十元至四十元，作为起义的准备金。同时，黄明堂、何伍、李佑卿、刘梅卿、李辉堂等已先期住在越南靠近镇南关之同登、文渊、那良、那模等地，各自召集自己所联络的同志听候行动。梁亚珠也暗中召集黑旗军余部在大沟村准备一切。李福南又时常派出守台之官兵，借口出关到文渊、同登购买日用杂物，与党人互通声气。

孙中山先生重视以宣传为摧毁敌人之利器，在镇南关起义以

前,即派出邓睿臣、林高等数人入关,假扮为讲圣谕专员。此种“专员”是专门演讲清廷“圣旨”的奴才,可以仗势四处乱走,官厅不得干涉。他们有时又冒名充军佬(清代以广西为边远地区,以之作充军之地带),也可以到处乱钻,府县衙门不敢与之计较。他们或扮作小贩,往来出没于镇南关、凭祥、宁明等地的村庄圩市,与农民群众接近,一有机会便宣传革命道理,甚受群众欢迎。所以后来镇南关起义时,有的农民投入革命军,有的为革命军传递消息,帮助运输。

此外,孙中山先生又派出同志多人沿着左江主流与支流两岸向疍民(即船家、水上人)宣传革命,内容大要是:他们原是明室朱姓后裔,被清廷放逐而改姓沦为疍民,在政治上受到压迫,永远不许应试、做官。这些同志还揭露清廷卖国殃民的罪状,并将孙中山先生主张建立民国和平均地权等思想进行宣传,意在激励疍家参加革命,不为清军运输军饷。

王、黄、关、梁在扬美之集议

王和顺在孙中山先生亲到文登、文渊视察,并见了李福田后,便积极与黄兴、胡汉民等重新订定起义的行动计划,约略如下:(一)分水陆两路进军,水路由龙州、太平至三江口;陆路由凭祥、宁明、上思至宣化属的迁龙司、大塘,会合十万大山、钦州各地的民军,袭取南宁。中途各地区由梁植堂(花名相貌四,运输工人出身,在三点会任堂值事,会众呼为值堂,遂以植堂为名,与王、黄、梁为兄弟)、黄简初(罗阳司官)、韦云卿等招集民军响应。(二)取得南宁后,即建立中华国民军“军政府”,以孙中山、黄兴为正副大元帅,宣告中外,并行使军券。(三)在南宁、武鸣、上林、贵县、太平、果化、平马、隆安、钦、廉等地广招民兵入伍,扩大武装力量。(四)由南宁分兵袭取桂林、梧州,入湖南、江西、广东,与各省革命军会合,推翻清廷,建立民国。

议定,当即电召在香港的田桐、谭人凤、何克夫、谭剑英、黎仲

实等到河内，作种种准备。

上项计划的关键，是在取得南宁。为此，黄兴偕同王和顺、黄明堂、关仁甫、梁蓝泉又于九月下旬携带款项到左江下游的扬美村（在三江口上游，扼左、右江三角水陆交通），在梁亚珠、梁植堂家召集进袭南宁路线上的各地同志，如黄简初、杜少庭、许四功、黄百良、陆醒、李十、蓝其宣等十数人商议，要在新宁（扶南）、隆安、上思、绥渌、永康等地，集合往日壬寅、癸卯大起义之役的旧部，由梁植堂、梁亚珠、王简初、刘辉廷、杜少庭指挥，大约有新旧枪六百余支，为主要民兵，任务是扰乱清兵，等候镇南关、龙州方面之革命军开到，即出来响应，占领南宁。

黄明堂改任南军都督

孙中山先生原以王和顺任南军都督，起义前又新派黄明堂为副都督，同负策划龙州、镇南关起义之责。

先是，王和顺于一九〇二年至一九〇三年间（即壬寅、癸卯）曾与梁植堂、闵云培、韦五嫂、唐弟等同陆亚发（即萱化发）、苏亚八、欧四、白毛七等在南宁、柳州等地区组织农民举行大起义，称大明天国军，屡挫清军，占领了许多府县城池，声势浩大。清庭极为震惊，深恐再酿成太平天国之局势，遂令七省防军作四面八方的围剿，陆荣廷亦带兵为清廷卖力求功。陆亚发、王和顺、白毛七、梁植堂、韦五嫂等也四出游击，击退清军。陆亚发不幸被擒，临威不屈，在桂林惨遭岑春煊挖出心肝，在法场上当着大众与陆荣廷、龙济光、黄忠浩（清廷驻防湘省之军官）等和酒啖饮。王和顺、梁植堂、韦五嫂、闵云培闻此噩耗，悲愤万分，遂与农民军全力出击，在隆安之马鞍山，把陆荣廷昔日之上司和拜把兄弟、清廷悍将马盛治击毙，消灭其所部清军千余人。一九〇七年七月，王和顺、刘辉廷、李辉堂、唐浦珠等在防城起义。陆荣廷又带队到防城与王等为敌，可是，王等已退入十万大山。由于这些历史，王、刘、梁三人与陆氏结下了

深仇。此时，党人正在争取陆荣廷，而陆的真实态度又尚未暴露，故王和顺认为自己如继续当南军都督，将不利于争取，因向孙中山先生恳请辞去南军都督之职。中山先生采纳其意，乃改派黄明堂、李佑卿为南军正副都督，另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前军第一司令，负进袭平而关、水口关、考利隘之责。外间不明底蕴，说是王与李佑卿所部有不妥协情况，才有这样的变更，并非事实。按李当时所召集的同志仅有六十余人，有枪支者只一半，而王在防城起义进攻灵山不支，带上十万大山的队伍则有五百余人枪。彼此力量大小悬殊，自不致因与李部不协而小题大做也。

革命军占领炮台

镇南关附近各炮台均建筑在山顶上面，用大石块砌成，山路陡峭，易守难攻，故革命军用“内应外合”之计，来收占领之功。守炮台之官兵，早已暗投革命，只候龙州方面有成，即行起义。那时，有些兵士领得孙中山先生发给的起义准备金后，便用来在龙州市上购买平日喜爱的龙州大刀（著名的龙州刀，钢质特好，是一种背厚口薄、锋刃锐利异常之佩刀。中法之役，法敌死于此刀之下者甚众），因而惹起龙济光之怀疑。事为梁蓝泉、梁亚珠侦悉，深恐龙氏为此加强控制，更动守台官兵，于是与黄明堂、李福南急向孙中山先生请准，于任何有利之时日，得随时确定发动日期，以免失去机局。

正巧李福南得到情报，知道守镇北炮台的哨官姚子安决定于二十六日子时举行起义，于二十四日起派人分至越南之文登、文渊、那模、那浪、大沟村等地约定黄明堂、李佑卿、关仁甫、盘公仪按照时间入关上台。二十五日下午四时，姚氏离去后，李福南、梁蓝泉、梁亚珠等就先上镇北炮台作好准备。黄、李、关等人亦如约率领在越南境内等候参加起义的同志，计有铁路、商店、工厂员工和做小贩之华侨，以及书塾门徒、学校师生等爱国分子三百多人，同国内失地农民、失业的手工业工人、苦力工人约有一百余人，另外，由

盘公仪率领一部分人，张云田率领云田书塾门徒林焕廷等二十余人（编成敢死队，后归黄明堂指挥），还有菲律宾独立党彭亚约来的菲岛同志三十余人，总计约共有五百余人。他们携来有比制的荷包枪，法制的七响针，德制的木壳枪、无烟枪、毛瑟枪、锁头枪，以及炸药、鱼眼灯、大光灯等各种作战用具，先行会合于越南卜滨，然后分别进入国境的弄怀、弄尧。他们行近炮台时，梁蓝泉已在路上迎接。大约在二十六日子时，第一队首先占领了镇北炮台，其余由梁亚珠、关仁甫、李佑卿分别率领上了镇中、镇南两炮台。到了曙光初照，清兵望见革命旗帜在高空飘扬，才知道镇南关最险要的三座炮台已落在革命军之手。当时，我们还看见镇中、镇南炮台与镇北炮台的旗手互相打旗语同庆胜利，喜悦兴奋的情绪特别高涨，不禁也欢呼起来。

镇南关的镇北炮台地势最高，也最峻险，可称为各台的首领。它的武器装备计有：德国造十五生的口径要塞重炮一门，七生的半野炮四门，七生的加农炮一门，四响连发机关炮一门，此外还有白炮六尊，重机枪四挺，步枪一百余杆，炮弹数千发，步枪子弹无数。

起义以前，梁蓝泉、梁亚珠等原已约定驻镇南关的营长黄福廷，于起义时率部反正。但候至午时，尚未见黄氏有何动作，故梁派出梁锡彩、吴有新与士兵数人携带革命旗帜和军饷，直向镇南关黄之营本部交给黄氏，促使其起义。詎料黄氏已受陈炳焜收买，竟将梁、吴和士兵七人杀害，更以革命军之秘密报告陈炳焜转达陆荣廷。是晚近黄昏时，有马骝山的炮台（比镇北炮台小），派人潜来镇北炮台表示反正。黄明堂即派大队人员前往接收，树旗起义，张云田率领他的敢死队首先进入镇北。

孙中山先生由越入关和回越的经过

孙中山先生在河内接到黄明堂、李佑卿、李福廷等的起义电讯，喜悦非常，便于翌日（二十七日）晨偕同黄兴（黄改名张守正）、

胡汉民、胡毅生、何克夫、杨寿彭、谭剑英、谭人凤、张焕池、黄隆生、农士达,和日本友人池享吉、法国友人狄氏等约二十余人起程入关。关仁甫、韦云卿前往文渊迎接,大约在下午六时左右来到镇北炮台,受到革命军列队鼓乐欢迎。孙中山先生与同来的同志趋前和革命军官兵一一握手,随即向全队作简略的讲话,大意是说:感谢大家此次奋勇举义。我们将同全国同胞一起把清朝推翻,建立新的富强的共和国。那时,四万万同胞都成为国家的主人翁,享受独立自由之幸福,外国人不致再欺侮我们。孙中山先生还鼓励大家说:同志们!我们就要指向南宁、广州,北出长江,和全国同胞打到北京去!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,是最得民心的军队,到处都有人民来帮助。贼军必败,我们必胜!兄弟此次入关,是和大家一起奋斗,把革命进行到底!孙先生讲话的态度和蔼可亲,所说的话使我们听得入耳,记得入心,因此全台气氛极为热烈。

第二日一早,孙中山先生与同志们又先后到镇中、镇南炮台联欢,也对官兵讲了话,旋即命人将带来的饷械交给黄明堂、李福南等将领收用,嗣后便带同一班革命军官出台下山到附近山地视察地形。在行进途中,孙先生每入农家访问,并在某姓民家邀请农民共进午餐。有些小孩误认孙中山先生与随从同志们是“老番”(即外国人),孙先生乃用两广白话向一群小孩说:“我们都是中国人,是来推翻清朝皇帝和打‘老番’的。”孩子们就亲热地靠拢来。孙先生还叫农民们上炮台去看看。大约在下午两点左右,孙先生一行人才回到镇北炮台。

不久,清军由大连城方面发来一炮(试探炮),因当时有些人由台肚(即炮台下面的地窖)到台上观看,因而受轻伤者五人。孙先生用望远镜观察后,即令炮手还一炮,击中镇南关的大营。法国友人得到孙先生的许可,再加发一炮,也击中大连城渠沥的敌营(后来据了解,是陈炳焜、曹少奎打先锋的营地),敌炮遂哑然不敢回答。

天刚黑的时候,孙中山先生接到陆荣廷的来信,说是他往日由反清而投清,乃出于不得已,故时思反正,惜无机缘。今得尊座由越

入关领导，亲自指挥，爱敬莫名，一俟准备完毕，即投拜麾下，恭听指挥等语。革命党人见此疑信参半，有的同志认为陆荣廷曾在日本东京加入过同盟会，因而对此信以为真。有的同志说，陆荣廷这“契弟”（广东骂人的话）是个“反骨仔”，醉心名利，丧尽良心，不知杀害多少同盟会的兄弟，哪能来和我们一起革命，不要上他的当。我当时是附和后一说的，更不相信陆氏曾加入过同盟会。因为王和顺和我父亲梁植堂，原是陆荣廷的对头人，但王、梁早已加入了同盟会，陆氏如果是同盟会员，为什么还要坚决与之为敌呢？后来到了辛亥革命时，我才知道陆荣廷加入同盟会投机的始末，正如他以前入三合会反骨一样。当时孙中山先生对陆的来信，也没有具体表示。

翌晨，忽有陈炳焜部二百余人向炮台冲来，为炮台下面守卫同志喝止，并对敌人喊话说：我们都是同胞兄弟！同胞兄弟不打同胞兄弟。我们欢迎你们兄弟一起革命，推翻满清等语。敌军也回话说，我们大家不要打，我们回去起义等语，随即退去。孙中山先生对此情况，又疑是陆荣廷有意归降的样子。旋又接到附近热心农民数人（与孙中山先生见过面的）之紧急报告说：陆荣廷自凭祥带来三营兵，已在大青山、小青山、凤尾山、摩沙等要地与龙觐光所部会合，将行围攻，并由陈炳焜、黄福廷、曾少奎担任打前锋等语。这样，大家才认识到敌人在早晨之动作，是来窥探虚实的。午刻，接到越南刘岐山同志急信说：“运来的大宗粮食、枪支、子弹，在文登被法军扣留，交涉无效。”孙中山先生料到革命军必须与龙军展开大战，如缺乏粮械补充，必有困难，乃于是日下午五时与胡汉民、黄兴、黄隆生及日、法同志暂时出关回越，向法军力行交涉妥当后，再回炮台继续作战，并留下胡毅生、谭剑英、何克夫等数人在炮台上与黄明堂、梁蓝泉等同志商议作战的计划。

革命军坚守炮台

清廷接到革命军占领镇南关炮台起义之消息后，即急电两广

总督张人骏、广西巡抚张鸣岐，限令龙济光、陆荣廷务必于一周内收复炮台，否则便将陈炳焜、黄福廷处斩，陆、龙褫职解京论罪。陆荣廷奉电后，忧惧万分，又轻视革命军的力量，遂于二十八日夜间七时，亲自督战，派陈炳焜、黄福廷、曾少辉为先锋，用大炮密集轰击，配合竹梯队、马刀队、药包队等向炮台冲锋。清军以为革命军不堪一击，但进攻了两夜一日，不但被革命军击退，并反被革命军依靠农民的指引，占领了镇北炮台后面的重要据点弄尧屯。这一战役，清兵曾作肉搏冲锋先后六次，被杀死杀伤二百余人。黄福廷的大腿也受了重伤。陆荣廷以首次与革命军交战即遭惨败，更以所部兵士在作战时不愿开枪，投奔革命军的竟有三十余人，因而心神惶惧，竟至向隘口伏波庙祈祷求佑。

龙济光前因怀疑陆荣廷与革命军有来往，特派龙觐光、萧顺洪带领队伍二营到南关闸一带驻扎，用意在观察监视陆荣廷之行动，后来看到陆亲自到炮台前督战，(二十八、九日夜间)卖力非常，疑心始释。龙乃自带亲兵营急来同陆合力作战，并重新拟定作战计划，意图于占领三个炮台外围要地摩沙、弄尧、溪沥等地后，即向镇南炮台进攻，在取得南炮台后，再进攻镇中、镇北两炮台。可是，当清军进攻南台时，便被镇北炮台居高临下用大小火炮配合南台轰击。清军被迫由下向上冲击，由于无处掩蔽，死伤甚多，狼狈逃下。这是清军第二次所吃的败仗。

陆、龙两次惨败，益恐违误清廷的限令，因又纠合残部与新增援军共约五千余人，在三个炮台附近之马骝山、四方岭、隘口、凤尾山、尖山、大青山、小青山等山上架设多种大炮。龙济光、龙觐光、萧顺洪由大小青山方面，陆荣廷、谭浩明由弄尧、摩沙方面，陈炳焜、曾广义、林少斌由尖山方面，还有一些土豪劣绅之乡团，共同对三个炮台作三面包围(另一面靠近越南，清军素怕洋人，恐惹起交涉，不敢在这方面作战)，用各种大炮、机枪密集火力攻击。革命军奋勇战斗，也用大小炮、机枪齐向三面清军猛轰密射。清军曾屡次冲近炮台，但只见来多少即死多少。清军此次在十一月初二、三、四几日

间,被革命军反击,共计死伤了四百余人。清军军官死伤者也不少,但只自认有古景邦、黄瑞兴、马朝甫等受伤,其实还有陈炳焜、曾少辉、曾顺洪也各受了轻重伤。

革命军出关赴越

双方交战至十一月初三日,革命军因食粮与饮料已将告竭,本想于初四日早离台入越,但全军为了要使龙、陆误限受处分,都主张愿忍饥渴再打两三天。可是,到了初四日,饮料已尽,又值冬季雨少,无从得水,而粮械弹药亦已不济,十万大山之援军又难以急速到达,认为全军牺牲亦无裨益于大局,遂决定于初五日半夜出关入越。

当革命军决定离台的时候,有些同志由于对龙、陆两贼怀着深恨,曾主张将定时的炸药配好留下,把炮台上的一切设备炸毁,以免再供敌人使用。后经大众认为我们革命军是革专制政体的命,不应把国防重要设备毁坏,所以没有实施这个计划。革命军毫无声息地离台后,清军尚于是日早晨向台上数次开炮,见台上没有回击,到了中午,才用小队前进试探,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爬上了炮台。

十一月初七日,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会衔奏报克复镇南关,夸大其词地说:“由龙济光、陆荣廷于前线督战七昼夜,初四日中刻(有意提前一天以便邀功),陈炳焜跃登石垒,手砍中台匪纛,匪队纷驰垒南逃溃”等语。这一报告,乃是天大假话,其实革命军离台时,已将北台中台的革命旗帜收去,只有南台一面尚未收下,后由何伍小徒弟冯细自告奋勇,奔上炮台收旗而回。他的智勇,大受全军赞扬。

革命军到了越南那模、那浪、文渊、大沟村一带,旋即集合于燕子山,沿途受到国内外的农民帮助,孙中山先生亦派黄隆生携来粮食款项向各同志慰劳。大约休息了三天,这数百名英勇之革命军,

有的随盘公仪所带的越南同志深入越南村庄,进行游击,后来去参加了云南河口之役。有的则至河内、海防,或在文登、凉山等地,听候孙中山先生的命令,待机继续革命。革命军在此次起义斗争中成仁的计有梁群学、张云田、黎荣伍、农叔、祝称、梁锡采、吴有新、向大义、张雨霖等二十余人,受轻伤重伤的约六十余人。

孙中山先生被迫离越

黄明堂、李福南、梁蓝泉、梁亚珠、李佑卿、关仁甫、何伍、盘公仪、韦云卿等到了河内,向孙中山先生报告守台离台之经过。孙先生对他们慰勉有加,略谓:此次起义,我们以少数同志占领了三个炮台;与龙、陆数千人奋战七八天,已经显示了我们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。此次革命,还有外国人的革命同志同我们在一起。从表面看,好似我们遭受了失败,其实胜利仍属于我们。因为此次起义已震撼了清王朝,中国专制政体不久一定会被我们革命党推翻。我们革命是合乎世界潮流,顺应全国人民期望的,所以一定会成功。我们要乘此胜利声威,继续不断地革命,这就是我们今后的责任。孙先生讲完话以后,还同他们到日新茶楼吃饭。

清廷对孙中山先生在河内领导中国革命,忧惧难安,便向法国驻北京公使交涉,把孙先生逐出越南境外。法国政府允其所请,通知越南法国总督不许孙先生再居留河内。孙先生不得已,于一九〇八年阴历二月去新加坡。临行时,再向在越的同志们说明:中国革命经过此次镇南关起义,已深入国内外同胞的心里,为四万万人心所向,革命胜利快到了,希望各同志继续前进。

这之后,黄兴率领越南华侨,包括镇南关起义的和新加入的党人,共三百余人,于一九〇八年阴历二月二十五日在钦州马笃山起义。王和顺、黄明堂、关仁甫、梁植堂等于是年阴历四月初一日在云南河口起义。

清廷之清乡大残杀

从一八九五年陆皓东、邓荫南、丘四、朱贵全在广州起义起到一九〇七年之镇南关起义，十二年间，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起义前后达六次。清王朝面临末日，拼命作垂死挣扎。在镇南关起义之革命军出关入越以后，清廷即令广西巡抚实行清乡大屠杀，妄图以恐怖残杀手段来消灭革命力量。陆荣廷、龙济光、丁槐乘此机会对镇南关附近的隘口、弄怀、弄尧、渠黎等地村屯之英雄农民，有投入革命军的，为革命军运输粮食饮料的，或为革命军通讯息的，都要加以屠杀，更要铲村。当地农民闻讯后，纷纷避往越南，但他们的茅屋均遭烧光捣毁。

先是，驻在南宁的丁槐曾奉清廷命令派兵驰援围攻镇南关之清兵。当丁部船只正在开上龙州时，曾被梁植堂与黄简初率领榨油榨蔗、运输工人和昔日参加壬寅、癸卯两役之起义人员，以及罗阳司之民丁约二百余人，在三江口附近之鸡笼山、那左、狮子口、老口渡等处，乘夜截击，打沉兵船三艘，并占领三江口关帝庙之炮台，缴了守台官兵之枪械。故至此时，丁槐对上述地区也实行铲村。农民虽已逃避邻村，但留下的家园，则尽被烧毁。清廷用此种残暴的手段，自以为可以吓倒农民，其实是自挖坟墓。

广西数百万壮族人民受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之压迫侵略，不甘屈服。在镇南关起义前后，就有许多壮族子弟加入革命军，从事壮烈的斗争。之后，壮族人民对此役讴歌不断。在文艺创作里出现了描写镇南关起义军英雄事迹的《攻打石顶山的故事》，用优美的语言，无限的热情，歌颂起义军勇敢机智的战斗事迹。同时，对于追求利禄、残害革命同志、投降清廷之反骨仔陆荣廷，则以朴素的歌谣《广西贼头陆荣廷》来加以挞伐。

孙中山先生建议建立纪念碑

一九二一年十月下旬,孙中山先生亲率在粤之粤军、湘军、滇军、黔军、赣军,取道广西入湘北伐,曾由梧州转上南宁,劝导陈炯明要坚信革命真理。时马君武任广西省长,黄明堂任粤军第四路司令官,我任南宁县长。某夜(二十七或二十八日)我和胡汉民、邓家彦、黄明堂、马君武等五人与孙中山先生晤谈,在谈了一些有关北伐和广西军政等事之后,孙先生又谈及镇南关起义革命军以少胜多之英雄事迹,并提议要在起义处建立一座镇南关起义纪念碑,以志纪念。当时指定黄明堂和我与马君武三人负此责任。

但是时,镇南关附近一带,尚有陆荣廷的残部谭浩澄、谭浩清时常出没,还待肃清,因而不能前往开工建筑。孙中山先生在离邕到达桂林时,即在丽泽门外蒋翊武就义处,建立一座纪念碑,并亲自书题曰“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”。这座纪念碑于解放后,经我人民政府加工整修,现仍巍然屹立。镇南关起义纪念碑,则因无机会建立。至今回忆,犹以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委任而感到遗憾不已。

一九八〇年三月修订,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